



野客叢書卷第十六



宋長洲王 楙

亭長



懶真子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
六人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
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政司傳禁約則知三
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
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
一人

上巳祓除

上巳祓除事說者多端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
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
水上祈禳祓潔摯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
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
引韓詩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
祥東晉引周公卜邑於洛此禮也行故逸詩曰羽
觴隨波則知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
祓於灞上故劉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闕人胥祓
巳也

女子長跪

除國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
亦有在秋間者不必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
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
巳也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
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
跪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
二字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

之類是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
春秋女子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
子長跪事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爲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
官及爲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
以富蓋寬饒爲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
耳目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簿
尉而能儉以足用如此僕謂漢之士風固雖近古

漢之錢物固雖艱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
富蓋俸錢之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
漢百官臘及春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
得八九十斛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
隸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三公俸錢之外每月所
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用度所以爲有餘也漢人
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以有爲無以多爲寡務
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號爲萬石謂一歲共
食萬斛然考漢制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以歲計

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錢月四萬延平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爲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

小皆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聞唐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曰月儲三萬養教閒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祕書一馬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贛人年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簿尉下僚未免爲薄觀孟郊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

聖朝書 卷十六 四
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祿所得雖不等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以育妻孥且動遲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叅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卽回班候夫人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濟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爲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爲榮晉虞潭亦然

黃鳥嚶嚶

東臯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樂天作六帖始類鸞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鸞鳴嚶嚶要是後人附合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雖鳩麗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嚶爲黃麗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螳螂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彈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之在後螳螂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臣執彈丸欲求黃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死孫叔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荆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
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
至晉皆屬徐州至東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
青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兗州齊爲東廣州後
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
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
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
地如韓臯謂諸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
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全

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
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
日用注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
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
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
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
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戀江都
之盛而不歸竟死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爲煬帝
先讖乎

旄頭畢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
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
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
禮保章之意所謂畢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
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
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畢弋晉武帝問侍臣
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岱水無不崩
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
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
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
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
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
謂雲罕者卽畢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
頭雲罕彭推所推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搏奏王筠爲殿中郎武帝推曰牒於香橙

地上又梁蕭猷爲州頗薦濫客筵內有香橙不置
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愆所謂香橙者疑几凳之
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
香橙內給使四人昇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
異又觀姚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
宮容俠御及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
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大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
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是
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睿以板輿自載
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爲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爲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
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
意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
真珠皆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如擬之爲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爲協和賦曹植爲靜思賦陳琳爲止欲賦王粲爲閑邪賦應瑒爲正情賦張華爲永懷賦江淹爲麗色賦沈約爲麗人賦轉轉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

至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瑤曰尋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奉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瑤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

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
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又師古注
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瓚所引
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刺垂刺

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爲撥次案張衡思
玄賦曰彎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曰雙
鯁呀呷鬚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跋而
謂撥刺者割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所不
順謂之垂刺垂刺者垂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垂
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垂刺之心是也今人言
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爲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
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
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爲限者以內則妾雖年老
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
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爲斷然婦人無稱

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疆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竝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駮姿承明

駮姿殿姿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楊雄賦先河反承明盧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汰風吹不動汰音闕羹臠之美與夫地名不羹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爲郎今俗謂相抵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崇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

字今言不正者爲天邪天讀爲么而樂天詩曰莫言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天伊邪反非么字東坡梅詩祖此用天邪語今人多讀爲么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人使風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議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不約而同者十居

聖客叢書 卷十六
二三如謂真宗摘孟蜀王箴中語爾俸爾祿數言
爲戒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杭字注杭
木汁可漬鴨子謂之鹹杭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
山谷詩月出虎夔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
見藝苑雌黃謂詩願言則嚏人說我則嚏此說見
觀風編此類甚多如論牡丹玉藥之屬亦皆前人
論過容齋其未知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杭
事見玉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
倣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倣客難者
有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
動有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
延壽效之爲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爲景福
殿賦宋武帝劉義恭何尚之爲消暑殿賦又如揚
雄爲蜀都賦其後班固倣之爲西都賦張衡爲南
都賦徐幹爲齊都賦劉楨爲魯都賦劉邵爲趙都
賦庾闡爲揚都賦以至本朝周美成爲汴都賦轉

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
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爲賦自曹
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
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
行故謂妾爲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

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
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
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
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
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予以爲烏有子
虛之比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爲怪子厚獨

愛之諸公往往皆以此文勗見退之前此未有其
體僕恐不然退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
隋志謂古俳諧文三卷袁淑俳諧文十卷續俳諧
集十卷袁淑俳諧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
烏知自古以來無毛穎傳之比者退之淹該今古
而又資以城南鄴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
源流非如後人勗意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嘲張
裕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
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
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
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
蔡邕成公綬筆賦郭璞筆贊異時文當作松滋侯
傳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又作羅
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
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則梁簡文
可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

年十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
 幾十五六杜子美郎今才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
 年幾十六七杜子美蚪髯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
 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丙吉傳不知入詩中用
 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
 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
 見顏率五七三十五見通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
 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
 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見考異郵又
 考之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
 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二九二
 卜七二九一十八竝見子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
 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二千六百日
 見北齊謠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肩吾語
 又山東漢周澤傳注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宋長洲王 楙

賀知章上昇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爲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爲寵傳又謂卒年八

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泐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不死負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昇徧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死矣唐人好奇華山女子事諸公誇詡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疑徐鉉所序之妄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死而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

簡文元帝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
盛行如盧受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
謂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
見亦未廣也本朝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
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退之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
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
元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雜體詩至

不一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
曲名龜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
名樹名草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鳥移去舸
飛燕動歸橈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
津歌曲名詩如云啼鳥怨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
詩如云土膏春氣生倡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
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褚遂良書其間重昏

之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
 謬矣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輔墓志正觀間歐陽
 詢書其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
 且不諱而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
 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尊泝水如今不復渾孟郊
 詩曰自公領茲部山水無波泥又曰君生雪水清
 君沒雪水渾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
 雪山輕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
 又曰我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
 天可謂善學柳下惠者

後世金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
 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
 容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
 者動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

斛今人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四王啓事曰
張方劫帝西遷輦負亦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
知有百斛否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盡
耗雖南渡以前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
理詰之者也以三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
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盧懷謹身為宰相而妻子常王饑寒恐無
是理僕謂懷謹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

此等人僕因觀北史庾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
家富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
夏人料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死惟著
救禪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固
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
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劉毅之徒家無
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餓寒前
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用管蘇事

范鎮碑云韜律大理綜臯陶甫侯之風又云膺姿管
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
臯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此
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
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
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
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
共衛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
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
一紀爲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爲一
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紀爲祀祀與紀字亦相似
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
楊司隸碑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
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詆焉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
謂詆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
也蓋詆字言從氏非從氏然漢碑多以氏爲妣旣

聖名書 卷十七
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詖以
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虞氏夏氏耳又成陽
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濡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濡
期之義僕謂濡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
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
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
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如此又未知
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注
遁巡謂疑山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巡
字誤作逃讀者因爲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
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
文曰九國之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
逃而常怨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
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單
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
班固之筆矣不可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

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纔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冷齋夜話謂事見男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叟漁隱
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蠶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
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

味我已甜了正用此心蠶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
言蠶蜜處如張衡七辯云沙飴石蜜乃其等類聞
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
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蠶蜜爲石蜜必有所謂
乳飴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
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
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
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飴蜜之謂
邪坡詩所言當以此爲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爲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自其始祖後漢徐幹中論乎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卽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杯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杯土事據注步侯切乃衰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盞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掬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杯字爲杯盞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珣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爲
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嘗爲廬州刺
史不聞爲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
墓志考之珣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
加御史中丞入爲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
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鹵如
此珣表表循吏所紀尚且如此況其他乎故僕每
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
此也又如碑言珣爲廬日強家占田而婁人無告
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去
其弊而傳但言珣爲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
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
亦曰珣爲廬江七年遷壽陽

北固懷古詩

李德裕北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
世二千石畢公宣化厚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
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爲開元第
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爲此郡僕考之

傳獨象先不聞爲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
景龍初爲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未召爲御史大夫
謂政事爲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爲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易
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
書鄱陽有省文爲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真誥其
間有爲姓楊人作離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
其意謂周書爲易木加易卽楊字也乃知以木易

爲楊姓其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字文皆非

束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馬前
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
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爲束
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
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束衞此
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矣且在馬
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

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
要之二說皆通不可謂束脩爲束脯非也唐六典
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
脩之禮注束帛一筐一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
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
口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
曰須臾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
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
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
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
蓋祖李白清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
之語又有所自觀江總迴身轉佩百媚生插花照
鏡千嬌出意又出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
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

詩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
來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此兩聯雖小說實
佳句僕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
簾動疑是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
柳惲曰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
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
謝眺懷故人詩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
簾夜明月照窗時皆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
出於古詞意

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
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歎華不
滿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
固答賓戲見西漢敘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
言此語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
眦美溢金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

聖賢詩集 卷一 一
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
德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
流亦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
陸龜蒙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
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棹蘭
枻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
如此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
如玄袞赤舄鈎膺鏤錫朱英綠騰二矛重弓之類
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
猶長碑碣天下多齋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未之
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
不足道也觀陳皇后失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
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
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

野客叢書 卷十七 十四
已然孫登相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覲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勝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及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宋長洲王 楙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
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以此且釋之曰王者
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
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
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主
彌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

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

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皂白

漢官吏著皂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皂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

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今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阜舊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乎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爲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爲龔行懋遷有無爲林遷方命圯族爲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

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爲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

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橐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湯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謬造膝佹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尚矣

儼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儼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張酺傳謂群臣阿竇憲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社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妣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姒動以古聖母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曰竇憲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落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竝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旣去歷年上

書乞留王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
君可見其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
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
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
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
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
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

如寫爵作尉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
馨寫秋作穉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
中以泥爲尼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
世觀之則怪也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
爲元隆昊蒼爲浩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
世以省文作字爲簡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
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崇正前漢書循吏傳之童自代郎迎

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嵩二百不爲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綱一段唐書載絳

曰網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梟獍與姦臣外
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
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
梟獍亦不至此況網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
爲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
治之醜亦須婉爲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
如論採擇良家子事傳曰絳上疏云云帝曰朕以
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賢致之彼不諭朕意
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邇不吝如是
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
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
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
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狼
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爲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
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
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爲甚
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
口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
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
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詞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
僕間考之羲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
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
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

大或稱之曰阿大一小各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
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
忱耳忱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
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
悅耳悅導長子導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
行也忱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
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
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卽其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爲阿源王處仲呼王平子爲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注又謂王愷娶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爲福建使辟戎爲佐冕病免復爲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宣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

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薨於越州此爲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未歷代事

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說所載有可以禪史傳

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墜坐於夫子殿上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次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興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爲詩之有滄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

雄傳與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取其大意不泥其字又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與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櫻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櫻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

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櫻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櫻欄蠅拂歌曰櫻欄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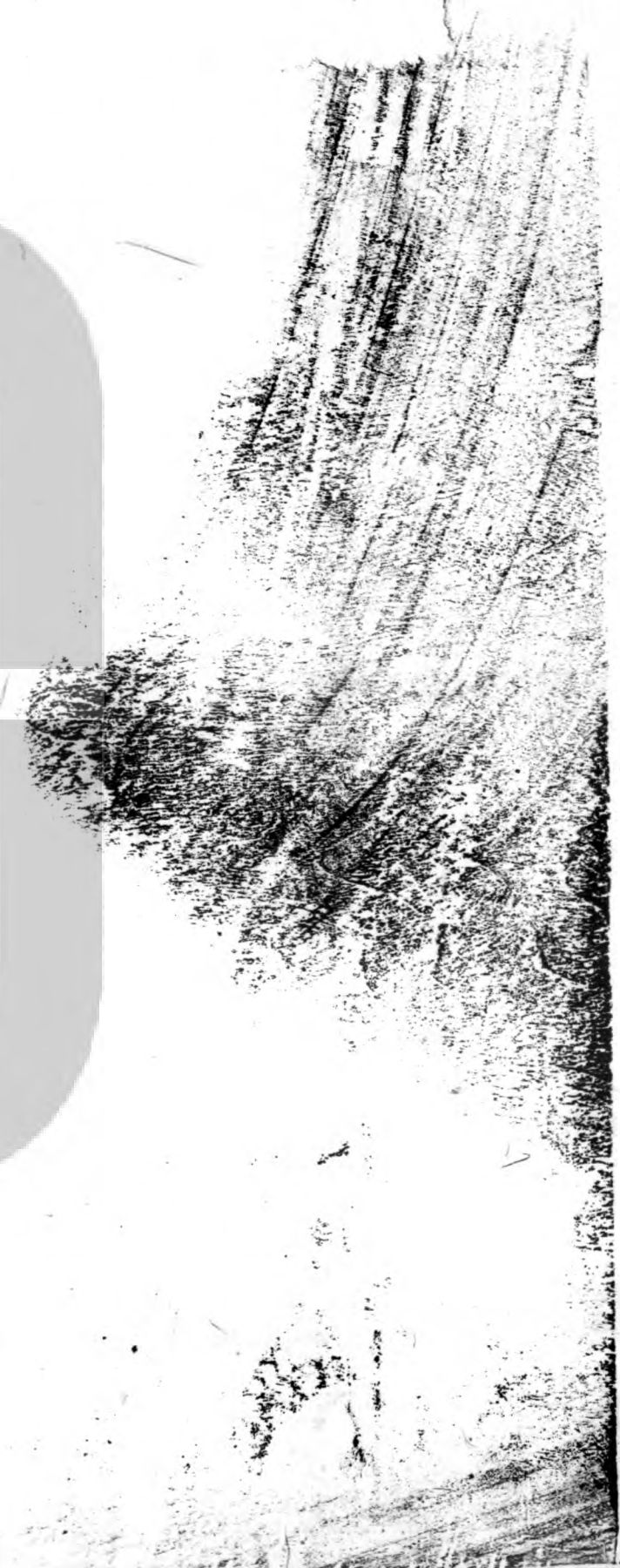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李白時爲貴甥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鞞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

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

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違連城遙聞射鵬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竝月聊持劔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今教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Large, stylized, mirrored watermark characters, possibly 'E3', are overlaid across the center of the pages. The watermark is semi-transparent and appears to be a digital artifact or a library stamp.

